

香港屋簷下

陶 奔 著



作品叢書

作品叢書

香港屋檐下

陶 奔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香 港 屋 檐 下

陶 奔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※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

新华书店广东分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※

統一書号: T10111·249

書号: 1191·787×1092 1/32·5印張·102,000字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27,120 定价: (6)四 角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中篇小说。作者用通俗、朴素的語言，描写了1956年10月美蔣特务在香港九龙制造的暴乱事件。小说真实地揭露了美蔣特务在香港英国当局縱容下，与当地黑社会組織相勾結，制造暴乱，杀害人民，并企圖把罪名嫁禍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大陰謀。小说通过对特务組織內部的揭露，描写了特务匪徒們在穷途末路中的恐惧和怯弱心理；內部的自相殘杀、猜疑及分化瓦解；誤入歧途的人們的幡然悔悟，并指出只有向人民伏罪，洗心革面才有出路。

今天的空气不寻常

第一輛九龍公共汽車開出青山道車廠，天還沒亮，聽見隆隆聲在門前駛過，窗門微微震動，章本源象給車輪撞了一下似的，忙不迭一骨碌翻下床來。他腳還沒落地，左手揉眼，右手便扭開床頭燈，邊打呵欠，邊看手表。

“六點多了。”他自言自語地拉開床頭櫃，朝一迭簇新的鈔票瞅一眼，然後迅速合上。可能是興奮過度，或者有那么一點兒不安，章本源总觉得身上發冷，牙齒在微微打戰。他發覺煙盒是空的，便毫不遲疑地在小山似的一堆煙蒂中，找到一段較長的煙屁股，仔仔細細插在象牙煙嘴上，吸一口，濃煙立刻噴滿了這間中間房。章本源心頭忽地一跳，暗忖道：“租下這間小房子，已經四個多月了，承蒙老張瞧得起，把我從調景嶺調到這裡，今天可不能給他丟臉，咱章本源是好樣兒的。”接着瞧瞧那間狹小的中間房，默禱道：“菩薩有靈，讓我今天平安回來，安安稳稳睡覺。——不，保佑我發財升官，租一層漂亮的樓房，弄個女人吧。……”

章本源忽地又興奮起來，把幾乎快要燒光的煙尾朝痰盂里一扔，把掛在門背後的那個鑰匙往快把板門鎖中一插，同時拔掉門背後上下兩道暗扣，擦一聲鎖落門開，他悄悄地繞過二

房东二姑的另一中間房，輕輕地敲尾房房門，說：“王三富，起來啦，喝早茶啦！”不待三富回答，他又躡手躡腳直趨騎樓房，在門口猶豫一下，干咳一聲，压低嗓門叫道：“老彭！老彭！有話同你說。老彭！”

頭房何家的孩子昨晚飽听收音机广播的鬼故事，一夜沒睡好，忽地給黑黝黝中的声响吓得大哭。这一來何家夫妇醒了，騎樓房的彭太太也吵醒了，嘟囔着道：“煩死啦，吵什么！”

“老彭，老彭，彭太！”

“誰？”

“我！”章本源透了口气道，“是我，彭师奶。”

“是章先生啊？有什么事嗎？天還沒亮哩！”

“有要紧事，彭太快開門。”

“我還沒起床，他也還沒醒。你光棍兒要起多早就有多早，我們可起不來。”

“不不，”章本源央求道，“我馬上要出去喝茶。今天是十月十日國慶，掛旗的事，得請你們多幫忙。旗，昨晚已交給老彭啦。”

彭太太爽脆的聲音在房里說：“章先生，你要掛旗，挂在你房里好啦。”

“你說什麼？”章本源一怔。“咳！彭师奶，昨天我已經同老彭商妥，二十塊錢，算是請客。嘿嘿，小意思小意思……”

“二十塊錢只挂一面！”彭太太顯然已經起床，兩只拖鞋在地板上悉悉索索地响。

章本源可几乎跳起來了，大聲說：“什麼！這開什麼玩笑！”

彭太太走到房門口，聲音也不低道：“誰開玩笑？”

章本源還沒開口，頭房的板壁給何坤用粗大的拳頭敲得蓬蓬地响：“你們別吵啦！一天到晚沒有完！人家上工拿性命換飯吃，一點馬虎不得，一點睡眠時間都不能糟蹋，求你們行行好吧！”

章本源立刻把聲音放低，沙沙地說：“彭太，我們真的講妥啦，二十塊錢，全部包起！有一面大國旗，一面英國旗，兩串小旗，一共是二十塊。斜對門461號也是我經手的，只有十五塊錢。”

“反正我沒答應。”彭太太似乎在穿衣服，暗扣“卜卜”地响。彭大德在床上“嗯”了一聲，但嘴巴立刻給太太伸手按住。她拍拍衣服，撩撩頭髮，把房門拉開一條縫道：“章先生，你們有錢挂旗，我們地方合適，大家圖個吉利，拿一百塊錢來，就挂。”

“太多啦！太多啦！”章本源象給什麼咬了一口似的急叫道，“上面發下來的旗子比錢多……”

“三十塊錢只能挂一面小紙旗！”彭太太右手往腰里一撐，咧着半口金牙，摸一摸瘦削的臉頰道，“你們一年一次，二十塊錢打發要飯的還差不多，我要你一百塊真的很公道。你以為我們不知道挂旗的‘行情’嗎？這一帶往年不吃香，越往市區越值錢；我婆家阿孀住在彌敦道佐敦道交界處，去年有個自由工會向她租騎樓搭慶祝雙十節牌樓，一出手就是三百，今年五百，不信我同你去問。”

“好好！”章本源苦笑道，“加你二十，一共四十，我的姑奶奶！”

“沒有一百我不挂！”

“不挂？”章本源开始不耐烦，狠狠地說，“彭太，你別敬酒不喝喝罰酒。今年双十节，我們——”他一頓：“哼！你不挂，回头你不后悔才怪！”

彭太太滿不在乎道：“甯！我怕你們吃了我啊？你們在混，就不許我們也弄几个嗎？騎樓是我租的，这里不归台灣管。要挂，一百！”

彭大德再也忍不住，从床上下地道：“章先生，我太太是这个脾气，你別見怪。我看你也讓一点吧，喜事嘛，嘿嘿嘿。再說我在茶楼那份苦差使，一个月連客人小賬也不过兩百来塊，又要养她的媽媽，这个你都知道的，今天你們做喜事，就多賞几个吧。”他对太太說：“我說大家都別爭，六十塊算啦，章先生你們也不在乎几十塊錢。”

章本源急着要出門，害怕老張那个“上司”快去徙置区宣布开会；再一想，同彭家兩口子也沒什么轉圜余地，便强笑道：“六十就六十，可是請你們現在就挂，天快亮啦！”

彭太太攤出一只手道：“做生意要銀貨兩訖，你先把六十塊拿来，我决不把奶罩三角褲挂在你們这个寶貝旗上，触你的霉头。”

“好好。”章本源匆匆忙忙回到中間房，数了六張簇新的十元鈔票，捏在掌心里怔了怔，又鎖上床头柜奔到騎樓，把錢往彭大德手里一塞，低声囑咐道，“老彭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天一亮，就有人到門口来視察、照相，旗子挂得好不好，全靠你啦！”

“一定一定，”彭大德道，“我待旗子挂好再上工，你放心。我們茶楼里也挂旗，不过老板不好意思向你們要錢，算是交个

朋友。”

眼見章本源扭头要走，彭太太扮起一個笑臉道：“謝謝啦，章先生，但愿年年有今朝，明年如果你們還挂得上旗，六十塊也不行啦！”

章本源吐了口唾沫道：“別觸霉頭！”邊說邊走，忙着洗臉刷牙，心里嘀咕着老張召開的會。心想把王三富這個老實小伙子帶去，老張一定很高興。那些“忠貞之士”不是不頂事，便是容易出毛病，碰到比較重要的事情，分明手下有大把人，但又似乎一個都不成。這下子可好了，今天雙十節，“上面”決定要在香港顯顯“顏色”，作弄作弄對方。除了遊行，還要派幾個人爬到人家的旗竿上去挂上青天白日旗，然後照張相，留待第二天登在報上說是“勝利”；或者在熱鬧的市區亂發傳單，引起人們對“反共力量強大”的注意等等。

王三富倒是一個十分合適的人選，他在一家戲院的廣告部做雜役，爬上落下，身體靈活；而且不屬於任何“自由工會”，也不屬於什麼“反共”團體，就是給抓住了，也查不出個什麼名堂……。

章本源匆匆忙忙穿衣著鞋，以為王三富已在尾房裏等着他，不料敲了幾遍門，開門的王三富只穿了套睡衣，垂頭喪氣，眼睛落在地面。

“你——”章本源跨進房去，順手關門，見王三嫂還在被窩裏，緊攬着孩子，用紅紅的、不安的眼光瞧着自己，立刻一肚子火，躁躁腳道：“三富，你他媽躊躇不決，變卦啦？怎么搞的？堂堂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沒一點膽氣！”

王三富仍然低垂着頭，摸索到破藤椅上，一屁股坐下來，

低声說：“章先生，今天我不去了。”

章本源一听就跳脚：“笑話！又不是要你去死，怕什么？回头老張还要犒賞我們，吃完早茶便开会，你怎能臨陣脫逃？”他加一句：“再說你錢也拿了，名也报了，不去不成！”

王三富又扶着藤椅站起来，央求道：“章先生，我是一个粗人，什么也不懂，在戏院广告部打工，几年来日子过得馬馬虎虎，我不想出这个風头——”他从陈旧的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張紅色百元大鈔：“章先生，你拿回去吧，告訴張先生，就說我这个人已經給戏院老板派到澳門，所以——”

章本源并不接錢，只是跳脚：“那你昨天为什么收我的錢！”

“昨天，”王三富咽了口唾沫，象一个过熟了的木瓜似的腦袋脖子上，紅筋根根漲起，“昨天拿錢的時候，是中午，講好今天一早我到那家銀行屋頂上去挂旗，可是晚上你变了卦，你說除了挂旗，还要去找老共晦气，我就不想干啦，所以——”

有人經過尾房，章本源悄悄地拉开房門，探出半个腦袋四面張望，再縮回去关上房門道：“三富，你怎么开玩笑开到我的头上来啦？你怎么胡涂到这种地步啦！今天一过，只要你成績表演得好，那你还做什么戏院茶房？你最起码也是个什么‘長’，戏院老板拿八人大轎来抬你也不去啊！好，走吧，快穿衣服，这一百塊錢，給王三嫂藏起来吧。”

王三嫂披了件短襖，抱起孩子，坐在被窩里怯生生問道：“章先生，三富是老实人，不懂事，你放了他吧。行行好，放了他好不好？”

“笑話！是我派人找他来啦！昨夜我們三人六对面，說得清

清楚楚，他还拿了錢！”

“他愿意把錢还你，章先生。”

“別开玩笑啦！錢財过手，不能反悔！”章本源把胸部拍得蓬蓬地响，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难追！官司打到香港法院，香港是个法治之地，三富会打輸的！再說我們弟兄多，三富你——哈！”

.....

王三富终于跟着章本源出門去了。

“三富，”章本源一手搭在他肩上，边走边安慰他道，“没什么，不会有任何危險，你放心好啦！香港嘛，除了开开老共的玩笑，挑几个地方下几手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难道还能造反嗎？哈！誰都知道，香港是反攻大陆的跳板嘛！”

王三富沒把他的話听在耳朵里。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生平只去过一次广州，还是1949年夏天的事。他那做旅店賬房的父亲要他去看看乡間耕田的表弟家，到底生活困苦到什么地步，順便把三富的表妹帶到香港来，一方面減輕她父亲的負担，同时他也有他的打算——結果王三富的表妹几年后变成了王三嫂。

王三嫂在广州解放后回过乡，当年她家里开不了鍋盖的日子已經过去了，一家三口分到了田，王三嫂要不是嫁在香港，就不想离开娘家。这一次听丈夫說已經答应中間房那个姓章的去“反共”，王三嫂可急啦，她从来没有發过这样大的脾气，抱怨三富瞎了眼。三富起先还跟她爭，說賺几个錢没什么，后来說不过她，三富認輸了，也認錯了。三嫂这样說：“你帮国民党，国民党当年差点叫我家全都死光，你莫名其妙反对共产

党，共产党倒是我們的觀世音菩薩！”

可是王三富又受不了章本源的威胁，到头来又变卦跟他走了。

但他的心却留在家里。

突地章本源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一下，王三富几乎跳起来。一扭头，章本源先笑笑：“瞧你魂不守舍的样子！”然后指指百步外他們的居处，临着馬路的彭大德窗戶里，有一面旗歪歪斜斜地伸了出来，章本源放下千斤重担似的，快慰地說：“三富啊，熬了七八年，今天可以出口气啦！回头上面派人視察、照相，見我們騎樓的旗子又多又大，这就好啦！”他掏出那根焦黃的象牙烟嘴，放在焦黃的牙齒間，边点烟边走，走一步回头瞟一眼，噴口烟道：“三富，天快亮啦，今天你要見大場面咯！我一定介紹好多朋友給你，以后我們是自己人啦。”他“咕”地一声笑：

“三富，我的身份，你現在可明白嗎？哈！記得我四个月前搬进来，對你們說是个做經紀的。有一天你上我房里聊天，羨慕我道：章先生，你的生意可不錯，瞧你矮矮胖胖，滿面紅光，日子过得真舒服，可不可以分点生意給我，我們的日子可难过呀！”章本源大笑：“好啦，現在我‘分点生意’給你啦，哈哈哈哈哈。”他又回头張望，見朝陽里稀稀疏疏只有几面青天白日旗，便得意地笑道：“三富哪，我們的旗子挂得最早！唉！这些年来，我們的旗子越挂越少，人家的旗子越挂越多，这还得了？今天一定要對他們示威示威……。”他把目光停留在彭大德的騎樓房：

“你再瞧瞧，是不是大小旗子都挂出来了？听說老彭的太太前几年还在小舞厅当舞女，真他媽的厉害，這張臭嘴，我罵她祖宗八輩子的！”

王三富沒精打采地答复他道：“我看不見，太远了，只能看到旗的影子。”

“是嗎？”章本源領他轉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馬路，“我还以为年紀老了，眼睛不济，原来你也看不見，由它去吧。”

王三富心头有好多問題，終于鼓起勇气問道：“章先生，現在我們上哪里？”

“到徙置区开会。不，你不用开了。見過老張，就是張主任，他会派人同你一起出發，坐上小汽車，他們要你做什么，你尽管放心去做，絕沒差錯！等到你把那面大旗插上共产党机关天台，明天照片在报上一登，嘿！你就是个大英雄，馬上送你到台灣逛逛，你就可以看見蔣总统。”

王三富从心底里打了个冷战，也不說話，默默地同他并肩走着。望見那几幢赭色的H形廉价屋，一串串小紙旗犬牙交錯，从上到下，橫七豎八地使这个“徙置区”强烈地特殊化，同周圍的房屋完全不調和。人家窗門未啓，徙置区的人似乎都起床了。有的在收拾騎樓上晒着的衣褲杂物，有的拿着一臉盆漿糊，一把刷子，到处張貼紙旗。嬰兒的啼哭声、稀疏的汽車喇叭声，和平日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同，但王三富充分感到，这气氛很緊張。

“今天我都告訴你吧！”章本源朝正中一幢徙置屋的二樓張望一陣，再把踏起的脚跟輕輕放下，喜悅地說，“老張還沒來，你瞧左手那几間房里，看不出有什么人。”

王三富隨便問道：“怎么老張不住在这里？”

章本源皺眉道：“誰告訴你老張住在这里？”

“他昨夜临走时，說是到徙置区来看看的。”

“哦！”章本源笑出声来道，“你这傻小子，徙置区有好几个地方，他要一个个自己去视察一遍，反正他有的是車子，又不要兩条腿辛苦。”他又为自己的身份轉圜：“喏，我告訴你吧，老張是个大主任，他住在最舒服的旅館里，我呢？我是負責这个徙置区的，所以在你們那边找到一間房子，每天出出进进方便些，不用坐車。”边說边上楼：“今天嘛，約好在二楼見面，回头老張要来的。”

王三富奇怪道：“听說老張帶着家眷住最漂亮的旅館，一个月开銷多大？那些旅館一天的房錢，便够我們繳一个月房租的，他闊綽得很哪。”

“这个你別問。”章本源陰沉地笑笑，但怕他不滿足这答复，便說，“老張哪是帶着家眷住旅館？象我一样，大都把家眷擱在台灣，一个人單槍匹馬打天下来的。想女人，那容易得很，只要你王三富有錢，不也就每天換一个新娘子嗎？哈哈哈哈哈。前些时我派在調景嶺，那才悶死人呢！”正說着一个癩子从三楼下来，看見章本源，伸出手来同他握了握，說：“老章早啊，現在还不到九点吧？”

章本源驕傲地伸出左腕，在他們兩人面前夸耀着那个“大三針”手表道：“噫噫，老吳，也不早了，九点差二十分。”

“这位是——”癩子打量着王三富道，“是14K的老友吧？回头游行，至少給我們加上几百人馬，今天真太熱鬧啦。”

“不，”章本源眯着眼睛笑道，“讓我給你們介紹，这位吳癩子吳營長，当年不可一世，現在的任务也不輕，这位王三富，是我的朋友，今天要幫大忙。”

吳癩子板刷似的兩道眉毛、一嘴胡子一齐顫動道：“好

哇！”他似乎有事要下楼去，指指外面道：“老章，你們先上老焦那儿歇歇，我从昨夜到现在还没停过一秒鐘，他媽的房子又高又大，挂旗实在不容易，百把人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折腾了一夜，老張还不滿意。再說，頂上那几个家伙真討厭，人家办喜事，他們却几次三番、唠唠叨叨地要我們什么注意牆壁，注意清潔。”吳癩子眉毛紧皺，把胸一拍：“他媽的香港政府連大洋楼都給我們造起啦，难道会不許我們挂旗庆祝？好，我下楼叫他們放手貼旗去啦，回头再說。”边說边揮揮手，一顛一跛地下楼。

“好，老吳回头見。”章本源也兴奋地揮揮手，最后加一句道，“完事了，今晚上咱們上那小媳妇家里来八圈吧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吳癩子也猥褻地大笑着，王三富似懂非懂，跟章本源在二楼一家姓焦的人家坐了下来，等待老張。从章本源跟那个瘦弱的主妇交談中，王三富知道叫做焦景周的那个木匠上頂楼办事去了，这層楼字里的男人也都出去办事，只剩下几个孩子拿着紙旗在玩。

“老焦上去多久？”章本源問。

“沒多久。”焦太給客人倒了兩杯开水，“是他們派人找他去的。”边說边給孩子梳辮子。

章本源逗那个孩子道：“小年，你几岁啦？”

小年轉动着兩顆小眼珠，瞅着章本源，对他那根焦黃的象牙烟嘴很有兴趣。章本源說：“小年，我把烟嘴送給你吧？”說着把烟嘴遞过去道：“喏，送你。”小年忙不迭掩着鼻子倒退一步，嚷道：“啊呀，好臭！臭死人了！”

笑声里她媽媽故意瞪一眼道：“小孩子不許乱說，你今年七岁啦，該懂得礼貌。”

“懂礼貌有乜（什么）用啊？”小年撇撇小嘴，用广东話說：“有（沒）書讀。”

章本源笑道：“焦大嫂，小年已經变成小香港，一口广东話講得真地道。”

焦太太愁眉苦臉，用失神的眼光瞅着章本源道：“也真是的，章先生，我們算什么名堂啊！打从那一年慌慌張張逃出来，一眨眼就七八年时光，小年是第一年的小年夜生下来的，所以她爸爸給她取个名字叫小年……”她嘆了口气：“現在，我們在这里真的要呆一輩子嗎？台灣說欢迎我們去，可是这几年只听見楼梯响，不見人下来。去了几个熟人，却都托人捎口信来，說在香港討飯都强过去台灣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章本源沒料到会有这一問，脫口而出道：

“焦大嫂，別信共产党的謠言。”

焦太太苦笑道：“你卖膏药卖到这里来啦？刘副師長夫妻倆是共产党嗎？他們到台灣快三年，……”正說着那扇薄板門“蓬”一声响，又瘦又高的焦景周竹竿似的倒了进来，他臉色蠟黃，气喘着往破鉄床上一坐，摸着心口，紧皺着眉毛道：“老章，”他發現三富，便苦笑道，“家里来了客人，貴姓啊？”

王三富正忸怩間，章本源右手一摆，搶着說道：“王三富，是我的伙計，今天他有特殊任务。”接着指指焦景周道：“三富，这位焦先生，你別以为他真是個木匠，前些年他还是河南省一个县政府里的主任秘書。”焦景周喘了一陣，接过太太遞来的一杯水，喝几口，抹抹嘴說：“老章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說那个干

嗎？”

“那說現在的吧，”章本源道，“三富，老焦現在是這一幢徙置屋里的負責人，同吳瀾子吳營長兩人一文一武，哼哈二將。”

“老章！”焦景周嘆道：“你別太輕鬆啦，剛才我到頂上去，看情形不太理想。”

王三富本來正弄不清楚什麼叫做“頂上”，听他一提，就問：“對了，什麼叫做頂上？”

章本源一怔：“頂上？哦，我們說的是七樓。七樓是徙置屋最高的一層，香港政府的徙置官住在上面。老焦現在身體弱，又有心臟病，從二樓到七樓上下一趟就直喘氣。”接着又補充：“老焦是居民會的負責人之一，徙置官有什麼事情當然找他們商量。現在時間還早，他們沒下樓辦公……。”

“你听我說，”焦景周皺皺眉頭道，“徙置官把我找去，嫌我們的旗子挂得太多，他說這樣做會把牆壁弄得很髒，要我們想辦法。”

“辦法？”章本源噴口烟道，“他媽的大不了過兩天給他們洗干淨就行啦，今天還想什麼辦法？難道要把正中牆上的‘卅’形旗子拆掉嗎？那怎麼成！回頭老張要來視察。”

焦景周有氣無力地咳了一陣，然後苦笑道：“老章，這件事有點糟糕。徙置官剛才也說，香港政府的什麼官也要來視察，非把正中牆上那個‘卅’形旗子拿下來不可，否則上面不依。他又反對把旗子貼在他們辦公室牆上，他說他們那邊是英國地方，不歸台灣管，不應該貼台灣旗。”

章本源伸伸舌頭道：“老天爺，我們的上司回頭要來視察，視察旗子；他們的上司回頭也要來視察，也是視察旗子，這怎